

## ■ 玉渊杂谭

“清明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应时景象，今年清明节雨是有的，至于路上行人，也确实堵车堵得“欲断魂”——通往各大公墓的马路年年都变停车场，几乎连新闻图片都不用更换；祭品市场“创新力”越来越强，不仅iphone7已经上市，就连贴心的“自拍神器”都有得卖；“代客扫墓”也已堂而皇之地从大荧幕走进现实，有人欢喜有人愁；而关于上坟的段子把

讽刺现实和自嘲结合起来，荒唐倒也真实。

现代都市人把清明节简化为扫墓节，又把扫墓简单理解为烧纸上坟。如果提前一两周的周末先扫完墓了，不仅能躲过高峰期，还能在有点鸡肋的小长假期间表示毫无压力，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想必是极好的。由此，今之清明不似佳节，唯扫墓形式犹在，而“烧纸上坟”既不一定在节日当天，也不一定亲自进行。

拥挤的公墓，浩浩荡荡的扫墓大军，有限的郊野绿地，以及在永远看起来很忙又不知忙些什么中流逝的时间……工业文明语境中的任意一条吐槽，都足以将传统礼制积淀下来的所有风雅兴致一扫而空。开卷阅览典籍书画，我们看到古人的清明节虽是遥寄对先人的哀思，但也充满诗意：全家出动上坟祭祖、郊游踏青；女人荡秋千放风筝、男人射柳蹴鞠。要说起来，神仙也是

清明上坟之后心血来潮游西湖，才在烟雨断桥上邂逅了一段大好姻缘。

当然，浪漫的古风大抵只能留在卷轴、壁画和传奇里。我们已经远离农耕文明，没有必要刻意复古，即使郊游踏青，也不必非清明时节不可。在消费文化主导下，只需要在一应俱全的祭扫市场购买产品和服务，就能轻松完成清明节最基本的规定动作。简约如此，很多人却进入了不角色，只知行尸走肉般

完成任务，显得有些诙谐。今之清明扫墓众生相，恰揭示一种窘境，清明佳节带给现代都市人的不是精神寄托，更像思想包袱。

古人焚香烧纸敬酒奉茶供点心，只是他们采取的扫墓祭拜形式，其本质是亲友聚首思祖，抒发情感，化作坟头几缕青烟。那么我们离这种情愫和雅趣到底有多远——此乃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远近全在一念之间。偶字，走心！

文·杨雪

## ■ 随想随录

## 由孙少平见到外星人说开去

文·许兴汉

《平凡的世界》是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播出期间观众反响强烈，收视率进入全国前三，网络点击率突破20亿。不少观众对该剧结尾时出现的孙少平与外星人对话的情景感到荒诞与不解：故事讲的是陕西农村人，怎么就冒出了外星人？

实际上，该情节路遥原著中原本就有。路遥写作的年代，许多人都订了《飞碟》等科普杂志，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力和求知欲。当时美国科幻片《星球大战》刚刚引进不久，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者，路遥在写到孙少平因田晓霞去世而过度悲伤时，不由来到二人曾经相约的树下，并在梦境中看见了可望求助的外星人，自然也属情理之中。

孙少平能见到外星人吗？暂且不作具体讨论。但路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能在作品中点到有关外星人这样的科学话题，让人感到很有意思。

在我们的科普宣传工作中，常有人提出科学家应多写些与科学有关的文章，以提高公众的科学认知水平及科学素养，这就要求不过分，作为科学知识及科学思想方面的行家手，科学家为科普工作多做事也属应当。事实上，有许多科技工作者和科学家也都是这么做的。如目前的中小小学课本里，就收录了我国许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蜚声外国的科学家写的科普文章：李四光的《地质之光》、竺可桢的《向沙漠进军》、茅以升的《中国的石拱桥》、华罗庚的《统筹方法》以及苏步青的《漫谈数学》等。而在新版的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中，参与该书编纂的两院院士竟多达百余位。

由此引起我的一点联想，与科学家一样，我们的文学家是否也能为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传播尽点力呢？细细想来，虽然文学家不一定具有科学家在某一方面的专业技术及知识，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观察员，有些文学工作者对社会世事各个方面，包括科学领域都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想象力，并以此作为科学传播工作出力，当年徐迟的一篇《哥德巴赫猜想》不是对我们应如何重视科技、重视科技人才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吗？

其实，许多重要的文学界人士，本身也都对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充满了兴趣。由此，路遥会让书中的主人公与“外星人”见面，而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尽管他以如“匕首与投枪”般的杂文著称，但他早年也曾参与编著过《中国矿产志》这样的科学著作，还根据日文译本转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两部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心游记》。直到晚年，鲁迅还翻译了《药用植物》，写了《“蜜蜂”与“蜜”》等科普文章，据鲁迅研究学者王锡荣日前透露，他最近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时，发现鲁迅写过和翻译过的科学论著不下数十种，鲁迅还曾经打算翻译长达十数册的法国科学家法布尔的科学巨著《昆虫记》，甚至托人到国外去买英文版，可惜还没有动手翻译便病逝了。

科普宣传工作是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人士为其添砖加瓦，文学家们也可在这方面大显身手，这便是由路遥写“外星人”给我的一点感悟！

文·叶知秋

在工业化给自然物种造成损害这一事实已基本确定的情况下，我不想在此论证和量化工业化给燕子的生存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及燕子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作用，那或许是生态学家研究的课题。眼下我能做的就是将这首歌“创改”后唱给子孙听：“小燕子，告诉你，今年这里更美丽。我们建起了生态园，到处都有池塘绿地。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这样听起来似乎更合乎情理。同时，我也非常清楚，仅仅对一两个孩子进行这样的“灌输”没有任何意义。说吹毛求疵也好，说小题大做也罢，也许都有道理，但那确是因为内心惧怕未来有一天，孩子们不仅不知道燕子为啥来，而且再也无法于现实世界中见到美丽可爱的小燕子。事实告诉我们这绝非危言耸听。

## 《平凡的世界》的艺术质地

文·杨富波

“干活”，是在广袤的黄土地上播种，在深深的矿井下挖煤。有劳动才有收获。劳动，不是成功学意义上的“创业”，收获，不是成功学意义上的“成功”。

真诚、赞美苦难、肯定劳动，这是以前很多文艺作品具有的质地，今天看来，却那么不合时宜。这些艺术质地，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一些俄国文学的气质：关注苦难，关注苦难中的普通人——这就是人道主义。

得“道”（人道主义）多助，因此这部作品能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它不止是一部艺术作品，更是很多人生命经验的一部分。我看到不少评论文章不单纯是评论，往往带着评论者的个人记忆——回忆自己最早是如何接触路遥这部小说的，小说又怎样在他们心中激荡。但凡有这种经历的人，大致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出身农村，而且往往不是农村里的富裕户；二是在青少年时代读到这个小说。这样的人当然也不只是人群中的一部分，但不是“极少数”和“一小撮”，而是“相当一部分”。作品能够打动这“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很奇怪吗？不要低估这种打动人心的力量。据说当年路遥的小说出版后，在评论界评价不高，后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引起很大反响，最后才得了茅盾文学奖。是否如此，过程怎样，我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但私心以为，一部作品能够深入到如此众多的读者的生命经历之中，化为他们心底的感动甚至身上的血肉，这就够了。

说到底，什么叫好作品？标准可能很多。要我说，回归常识，读者喜欢就是有生命力。作品产生后，有了独立的生命，作为艺术品，它的价值高低和作家此后的荣辱得失没有多少关系。而评论家的趣味、文学奖评委会的好恶、文学史家的眼光，固然是评价作品的重要标准，但也都是次要的，何况趣味、好恶会变，眼光也各有高低。但如果一般读者不喜欢，得再多的奖也是枉然。当然，如果要从一般意义上的“好作品”上升到“经典”的地位，是离不开专业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评断，但归根结底，也还是需要经历长时段里普通读者的检验。

当然，好作品不是没有缺点，更不是不能批评。有人指出的小说存在着不少艺术上的“败笔”，我也认同。如主要人物的性格过于单一甚至脸谱化；孙少安是长子兼能人的形象，于是就全心全意承担起对家庭和集体的责任，无怨无悔；孙少平是追求理想的农民之子，于是就吃苦耐劳，眼打了鸡血一样；田福军是人民的干部，于是不计个人荣辱、一心为公，甚至在女儿牺牲这件事上也表现得近人情——顺便说，田晓霞之死无疑是小说中最较劲的情节之一，据说路遥写完之后大哭一场，而电视剧中的这一场戏不幸拍得很不给力。小说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但性格单一化，更是男性作家的“男权意识”（姑且用这个词）；秀莲的奉献，润叶的柔情，晓霞的完美，处处都是为着少平，而设计的。此外，作品为了追求某种“诗

史”效果，生硬说教成分太多，而为了增添抒情成分，又有不少过于直白的抒情文字（在电视剧中则表现为大量旁白），这些都不是高超的艺术手法。

但是，批评它，不等于否定它。正如本文开头说的，这个作品的艺术质地是可贵的，诚然，今天它们有些不合时宜。但正因为这个不合时宜，它才闪烁着理想的星光。《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作品。这个理想是年轻人的理想，尤其是新旧交替时代的年轻人的理想，他们的人生的转折和时代的转折结合在一起。《平凡的世界》让我想到巴金的《家》，这两部作品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家》的背景是五四时代，这是告别封建走向现代社会的变革时期，小说表现了在这个变革中，封建大家族出生的一代新青年的痛苦和追求。《平凡的世界》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告别极左时代重新走向现代化的变革时期，小说表现了在这次历史变革中，一代农民子弟的痛苦与追求。

不过，时代感说明不了小说的全部价值，因为时代会变，“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好的作品会超越产生它的时代，毋宁说小说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们的“超时代

## ■ 艺苑



雷鸣(国画)

黄君璧(中国台湾)

## ■ 吾心吾性

## 我问燕子为啥来

文·叶知秋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作为一首耳熟能详的儿童歌，《小燕子》一直以来为小朋友们所广泛喜爱，也是众多幼儿园老师和年轻父母对孩子进行早期音乐教育的保留曲目。歌曲共分两段，但很多人能唱出来的恐怕只有第一段。对于第二段则少有人知。最近哄外孙玩，偶然听到这首歌的第二段：“小燕子，告诉你，今年这里更美丽，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至此油然而生联想，结合第一段的歌词，不禁自问：“燕子到底为啥来？”

作为一种候鸟，燕子的迁徙应属一种自然现象，与建不建工厂没有半毛钱关系。如

果说有关系，只能是工业化对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使燕子的生存空间大大缩小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工业化本身是反自然的。林立的烟囱，轰鸣的机器，夹杂着各种工业排放物，这些显然不是燕子所向往的。与此同时，工业化发展的脚步又不能停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发展的同时，尽量不去破坏生态平衡，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如此看来，建设工厂实属一种无奈，或者只能算是人类自身身为美好的东西而绝非燕子所期待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无意要诋毁老一辈儿歌创作者的功绩。时处新中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年代，发展包括工业化在内的各项生产事业被列为重中之重，特别是和当时还未被纳入议事日程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相比，二者根本就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在那

些年月，这段歌词对于从小培养孩子憧憬美好未来，树立孩子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志向，无疑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有新的课题产生出来需要我们去研究，有些事物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自工业革命开始至今几百年以来，人类逐渐深刻认识到发展与环境、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更加强调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不久前，已经有人对歌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提出过质疑。时代在进步，儿歌也应与时俱进，正确反映时代诉求。这有助于从小培养孩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懂得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尤其不能使孩子在早期形成错误的生态观，无视甚至变相美化由于人类对物质的需求和欲望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 清明雨

文·王海滨

清明时节，回老家扫墓祭祖，恰遇纷纷春雨。淅淅沥沥的清明雨少女般温缠绵着，下了两三天，下得人心里润朗了许多。湿润的土地，湿润的山坡，湿润的空气，这是一个别样的清明节。

“春雨贵如油”是我们老家老人们祖传的一句谚语——北方的春天，十年九旱，种瓜点豆的时节，老天爷偏偏难得落雨。华北地区春旱较为严重，春雨占全年降水量的10—15%，有的地方还要少于10%。春季，在严寒的冬天几乎停止生长的农作物，开始进入“返青”时期，茎和叶由黄逐渐变青，有许多农作物开始播种。然而，春暖空气的势力尚不能北上到黄河以北地区，冷暖气流多在长江以南地区交汇，导致主要的雨水在长江以南地区停留。黄河以北地区下雨机会不多，雨量仍然很稀少。加上春季气温回升快，风天多，蒸发强烈，所以此时若有雨水降临，自然就显得特别宝贵。

小时候，遇上干冬早春，老人们就会长吁短叹，为春播难以种发愁。因为那时候几乎是靠天吃饭。

现今，村里的地大都有了浇灌设施，村民们手里拿一张卡，就可以插卡抽水浇地。村边的向阳坡，已经建起连片的大棚，里面有温度、湿度自动显示，有喷灌、滴灌设施，早春时节，里面已经挂满了黄瓜、西红柿、西

